

刘伯承军事译文序跋集

杨国宇 陈斐琴 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闻文
封面设计：林维东

刘伯承军事译文序跋集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625 字数：106,000
1984年7月第一版 1984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600

统一书号：5116·4 定价：0.90元

目 录

编者说明

- 序 刘华清 (1)

• 序跋 •

- 《骑兵的奔袭和抄袭》摘译导言 (1)
《退出战斗》摘译后言 (2)
介绍《两个夜间动作的作业》导言 (3)
《机动的要义》译者前言 (4)
《苏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教令》译者前言 (6)
《军队指挥法》译者前言 (9)
《合同战术》译版序言 (11)
《苏军步兵战斗条令》译版序言 (14)
《合同战术》译版再序 (20)
重校《合同战术》译文上部的前言 (23)
《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编译后言 (33)
《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编译前言 (40)
《苏联红军野战条令(草案)》中文译本说明 (45)

• 译文 •

- 骑兵的奔袭和抄袭 (57)
退出战斗 (60)

莫洛托夫说明战术、战役和战略在理论上的 范疇.....	(67)
两个夜间动作的作业.....	(70)
机动的要义.....	(74)
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	(78)
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	(104)
苏军加强的步兵团对阵地防御的突破.....	(132)
苏沃洛夫十项军事法则.....	(157)
元帅与翻译.....王树森	(159)
编后记.....	(167)

《骑兵的奔袭和抄袭》 摘译导言

(一九三三年六月)

我们红军基干部队或由地方部队编成的挺进游击队，他们在敌人“四次围剿”中深入敌军后方，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起了伟大的作用。就战术上看来，许多是采取了骑兵的奔袭和抄袭。因此，我从《战术备考》①中，将《骑兵的奔袭和抄袭》摘译出来，以供读者研究，并望参酌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这一原则。

① 《战术备考》为苏联巴甫洛夫氏克所编。

《退出战斗》 摘译后言

(一九三三年十月于前线)

退却战斗虽是一般军人不愿听的事，可又是最难指挥的事，且在运动战中又确有必要的事。因此，在匆促中把它（《退出战斗》）摘译出来，以供研究。但望读者同志要分析我们的实际条件，活用此原则。

介绍《两个夜间动作的作业》 导言

(一九三四年五月)

德国人李璞满于一九二七年所著之《班的及战斗集团的教练》，是以战术作业的方式叙述出来的。这一本书把班的行军、班的警戒和班的战斗诸动作，差不多都包括在内。著者特别注意的地方是：

其一、步枪班与手提机关枪班以及其它步兵重兵器的协同动作；

其二、战斗集团（德国是以步枪班与机关枪班结合而成）的动作。

著者对于每个作业的讲评，都是依据教练步兵的德国条令和他自己的战斗经验来说明战术原则的。

我认为这本书是教练步兵分队之富有内容和善于教授的教材，有译作参考的必要；同时，红军第一步兵学校①以夜间动作问题来质疑，必须用一个战术作业的方式才能明确解答。因此，我先将其中夜间动作的两个作业介绍出来，作为同志们教练步兵分队的示范。

①即彭（湃）杨（殷）军校，校长为陈赓，政治委员为宋任穷。

《机动的要义》译者前言

(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三日)

《步兵战斗条令》第三十三条规定：“机动是火力与运动相配合。”

第三十四条又说：“机动的目的在包围或迂回敌人的翼侧。若不能如此时，才对之突破。”

《野外条令》第十四条规定：“兵团的机动就是兵团一切的运动和动作相联合；这些运动和动作的目的：其一，是整个兵团对于敌人采取很便利与战斗的部署；其二，是迫使敌人诸部队在不利于战斗的地位。”

有些同志对于上述的机动要义还是“囫囵吞枣”地了解，甚至有误解为“临机应变”或“机断专行”者。同样，在实际战斗中也发生有以下不合机动要求的现象：

其一，不知机动要找敌人的弱点而以主力突击之，乃单是勇往直前去单攻敌人的正面，常演成对抗状况；或攻而得势，既不扩张战果更不防备敌人的反机动。这样当然不容易取得廉价的胜利，间或遭受到不需要的损害。

其二，不知机动要选定主要方向，在决战的时间和地点集中主力去突击敌人，乃单凭主观的诱敌深入，到处分

散兵力，一发觉有不合之处，就随便调动部队，牵弄兵力，使其不能适时参加战斗；或在扩张战果之际，又感觉到本身的损害，停止追击，甚至退出战斗，轻易放弃了消灭敌人的良机。

译者有鉴于此，特从苏联的《我们战术的原则》一书摘译出《机动的要义》一段，以供同志们之研究；还望同志们参照我们的实际情况去灵活动用。

《苏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教令》

译者前言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军事技术是随生产技术发展而发展的，军队指挥则又随军事技术发展而复杂而专门化了。简单说来，军队指挥的演进，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司令时期

这个时期指挥机关的组织非常简单，就只是由首长、文书员及乘马通信员组成，如拿破仑时代，他本人也亲自发口令指挥战斗。

第二、指挥时期

这时期有了指挥作战之机关的司令部。其中自然是有了参谋人员帮助指挥事宜。赫尔穆斯·卡尔·毛奇 [Hei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 1800——1891] 即为司

令部的开创者。

第三、组织战斗时期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司令部的本身及与诸后方勤务部、诸技术指挥部的分工合作都越发科学化了。——特别是苏军指挥机关的组织，更有从政治上领导军队而与司令部协同动作的政治机关。

关于供给、卫生、交通（兵站）这些后方勤务（就是辅助勤务），照现代各国军队组织系统来说，有直属于首长的，有直属于司令部参谋长的，有直属于司令部的后方勤务科长的。在苏军中则以诸后方勤务直属于首长。而参谋长则根据首长的作战企图，依托后方设备股（即是后方勤务股）以调节、监察并指导其工作，使之适应作战的要求。

我们年青的中国工农红军，在与白军屡年作战的胜利中，已由游击队壮大成为现在具有各兵种的名闻世界的军队了。红军指挥机关的司令部以及其它各部门，也随军队的壮大进展而渐次完备起来。

照一般来说，我们红军司令部的组织和工作，开初为需要技术而用了些白军军官，间有发生叛变、怠工的事情；或者用了些犯错误的同志，徒满名额，结果很少成绩，成为了“赘疣”。自一九三五年春季到现在，有些红军司令部，曾参照苏军司令部的组织健全起来，特别是选

用了许多红军中优秀的、尤其是工农出身而有战斗经验的指挥员，从而获得了相当的工作成绩。有些司令部此刻尚在继续建设中。

司令部就是首长实行指挥军队的指挥机关，司令部主任——参谋长就是首长第一个助手和代理人。因此，首长应使司令部在自己决心之下自动而宽大地活动起来；而司令部则应重视首长决心的权力，站在他的荫影里面，根据他的决心组织作战，以至监察其实施。我们有些同志还未明白这个道理，或者因习于司令时期的指挥方式，以为有了司令部就会剥夺首长的权力而要复其名为“参谋部”；或者以为司令部人员就是古代的“策士”，只须在主公面前“献计”就完事。

《苏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教令》，是融洽了世界战争特别是苏联国内战争指挥军队经验的“结晶品”，比较适合于供我们红军参考——当然我们有我们的当前条件，所以只能说是供参考——的一本书。我曾把这本书摘译了一部分在《红色战场》上登载出来，现在出入司令部工作的同志向我索读此物，故我又续译下去以答其愿望。

《军队指挥法》译者前言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五日)

我们第八路军到华北结合人民抗战，已由许多小的游击队壮大成为几十万的大军。特别是在去年的百团大战中，使我们感到：对于上级指挥员在大军作战上要提高其指挥技能，各级司令部参谋人员也要提高其战役组织能力与战术素养。本师军事研究会近来正编译干部教材，这《军队指挥法》即是其中的一本小册子。

《军队指挥法》系摘译自苏联巴拿洛甫氏克所编的《战术备考》中之一部。它对于我们上级指挥员与参谋人员的学习，可以指出一个作战指挥的规模，并可以从原则上，启发军事学术的发展。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苏联军事的组织、装备与交通等的水准不同，其保卫和平而作战的假想敌，与我们现在的敌人也不一致，故我们在学习中必须尽量引导到我们作战的实际环境中，力求切合我们的需要来发挥我们军队的指挥法。

现在日寇在华北驱策其不足的兵力展开“囚笼政策”并依托它来进行所谓“总力战”（镇压、诱降与屠杀的政治战，榨取、封锁与毁灭的经济战，奴役、麻醉与腐蚀

的思想战，连续扫荡甚至清剿的武力战），而我们则亲密结合广大军民以面包围敌人的点线进行以军事为轴心配合以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的全力的破击与反扫荡。这种残酷斗争的局面将日益剧烈。我们必须把军队指挥法的原则运用于这种局面以求新的发挥，战术作业与实战指挥必须使之密切融合起来。百团大战中第一第二两战役应成为研究破击作业的蓝本，第三战役应成为反扫荡作业的蓝本，这些蓝本中的诸战例，是能从其真实经验中求得教训，也就是求得发挥军队指挥法的新的原则的。

《合同战术》译版序言

(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

这本《合同战术》，是苏联施米尔乐夫同志根据苏联一九二九年颁布的《野战条令》的著述，于一九三五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常彦卿同志于一九四一年在延安把它翻译出来，送到敌后根据地的太行山，交我们校正。当时左权同志就把这个校正的任务派到我的头上。现在我已把这本书完全校正出来，其中脱落的第六、第七、第八共三章，是王志涛同志补译的；全书的画图是梁坤生同志绘的；全部的校字是陈雷同志做的。这本书在校正中经过了三次反扫荡作战，特别是后一次，其底稿尚在印刷中竟未失去，这是陈雷同志尽了很大的努力，才把它从三灾八难中保护出来。左权同志也在后一次反扫荡中殉国了，这使我在完成校正的任务时非常感念不置！

说起来还记得，我在莫斯科初进高级步兵学校时，曾在教室里看见一幅标语，写的是“离开实际的理论是死理论，离开理论的实际是瞎实际”。我对于理论与实际的学习，尤其是在两者的联系上，本来就肤浅得很，及看了这幅标语，使我联想到两个故事（因为当时曾在中国军队中

见过不少与此相类的故事）来警惕自己的学习。

一个是教条主义——死理论的故事：某城市中的街道上，有一块大石头，障碍了车子的来往，市政府要求工程师想法消除它。一个工程师说：“要用炸药把它炸碎运走，需要四千元。”另一个工程师说：“如用载重车把它运走，只需三千元。”忽于此时来了一个极平常的石匠说：“这只需用五十元就行了！在大石头的旁边，挖一个大坑，把它推下填平。”结果，市政府实行了石匠的办法，并奖给石匠一百元。

另一个是经验主义——瞎实际的故事。某河岸有一个市集，某上游来赶集者大都乘船。其中有一个农民，赶了集买得一口大锅，戴在头上，步行回家。走在途中，嫌其赘重，乃改乘船。在乘船时，他又嫌驶上水太慢，乃登陆帮助拉船。适天落雨，他未戴笠，随将其放在船上的大锅又戴在头上，继续拉船。其友人见而嘲笑之，说道：“你戴锅步行还嫌赘重，如今无条件地加上为人拉船，岂不越发赘重了吗？”

这两个故事，虽在当时警惕了自己的学习，但距今十五年，特别是现在在党中央整顿三风中来检查自己，对于理论与实际联系的学习，深愧进步太慢——但愿再“开步走”罢。

这本《合同战术》无论是第一部《概论》或第二部《战斗》，特别是第一部《概论》，作了有系统的极精粹的一般理论的述要，而便于我们有战斗经验的上级干部学

习。在学习这本《战术》中，倘能参看苏联《野战条令》而融通研究之，则可以窥见苏联红军的战术的全部精神与实质，以及世界军事学的进度与趋势。

为使之切合现实的需要，以完成我们抗日的战斗任务起见，在学习苏联战术中，必须以我们自己的战术为核心，而寻求所以战胜日寇之道。因此，我们应该把毛泽东同志所著《论持久战》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我军战史，尤其是最近的实战战例，作为基本的第一种教材；把日本的《作战要务令》，尤其是它最近对我作战的教令等作为第二种教材；把这本《合同战术》和《野战条令》作为第三种教材。如果我们上级干部以战胜日寇为目标而善于分析与运用这三种教材，而在实战中尤能从实际出发打胜仗，那就可以成为我军的战术内行了。

本书原版《引言》之末，曾引了斯大林对陆军大学毕业生的训词，以勉励读者“到困难斗争中去锻炼成为真正的干部”。我们当然也在这一被勉励之列。不过，我们所处的物质条件完全不同，而且干部也多半不是从学校学习转到实际斗争中去，相反的是在实际斗争中在职学习。因此之故，我们只有更艰苦些，更紧张些，才能使实际与理论联系起来，争取战争的胜利。同志们！胜利的反攻只有两年了，这是必将实现的前途，斗争吧！学习吧！赶快完成干部的准备！